



第二辑

中共弋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弋阳县民政局



獻 給

方志敏誕辰九十周年

目 录

余守忠	(1)
胡德珍	(6)
范和祥	(14)
郑绿蓉	(18)
余 杰	(25)
方志慧	(31)
舒 翼	(36)
邹思孟	(41)
宣化民	(48)
魏云岭	(53)
匡龙海	(58)
董日钟	(65)
汪梅亮	(72)
周成龙	(75)
王丰庆	(88)
附录：弋阳县部分英烈简介	(95)

余 守 忠

(1 9 0 2 — 1 9 2 7)

余守忠（又名安太），弋阳县清湖乡余家坞村人，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曾任弋阳县农民协会委员。并受党派遣赴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国共合作时，任过国民党弋阳县党部秘书。他与余汉潮、舒翼等领导了弋阳南乡及五区的农民运动。

余守忠，1902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守忠自幼聪明，勤奋好学。11岁启蒙，在余家坞村上私塾，学业成绩名列前茅，屡次受到先生的夸赞。1918年进入弋阳高等小学读书，与方志敏、邵式平、舒翼等交往密切，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不久，加入了方志敏创立的弋阳九区青年社这一进步学生团体组织，积极投入了方志敏组织的反封建、查禁与销毁日货等革命活动。

1922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省第四师范（设铅山鹅湖书院）。在校求学时，他心系国事，积极宣传民主爱国思想，提倡“读书莫忘国事”。

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弋阳。当时，不少亲戚朋友劝他去教书，守忠说：“国难当头，教书又有何意义呢？”他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立志投身革命，开展农民运

动。

1925年秋，余守忠与余汉朝、舒翼等领导弋阳五区农民向封建主义发起了攻势。在余坞村80多户中，守忠的家（相当于富裕中农）亦属富裕户之列，要打开村里的反封建局面，得首先革自家的命。他毅然决然地将家中借据田契一并搜出，当众付之一炬。群众见状，感到震惊。一位叫江六英的农友激动地说：“我欠你家五块银元未还，如今烧了借据，可你母亲……”守忠坦然表白：

“不要紧的，我跟你们统统打收字条，就是母亲知道，也包管无事。”一席话说得贫穷户解除了疑虑，个个都称赞守忠，真是和穷人一条心。当守忠的母亲舒伏香得知守忠的作为，气得捶胸顿足，村里的一些富户也在背后惊恐地嘀咕：“阶相公（守忠的父亲余金阶的别称）家出败子，哪有借钱不要人家还的！”

余守忠带头革命，烧毁借据。震动余坞村一带，推动了五区初期农民的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乡村农民对地主豪绅都作出了种种限制，不准富户将本村的稻谷偷运出村卖高价，否则要受责罚。对于强行运出村者，农民则劈仓取谷。面对此情，富豪大户着了慌，跑到县里告状，余守忠等也理直气壮向县府递辩词。此当国共合作之际，贫穷百姓的这场官司打赢了，地主老财们被训斥一番，威风扫地。

不久，余守忠被推任弋阳县农民协会委员。于是，他更加主动关心农民疾苦。有一次，贫农余金才家杀了一头猪，收税委员余锦湖逼着要屠税。余金才恳求宽容些日子

交。余锦湖大动肝火，说：“要放明白点，这是国税。交不出钱，跟我坐班房去！”余守忠闻讯赶到，便劝余锦湖：“大家都是村里几个人，何必做得那么绝！以后补交又犯什么国法？”余锦湖也知道余守忠是不好惹的，只得唯唯喏喏允承下来。后来余金才的屠税拖掉了，为此余锦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致使余守忠的母亲挨了打。这年，出现了严重旱象，余守忠在余家坞、刘家一带帮着架起三盘牛车，同农民一道日夜车水抗旱，从而使信江两岸近千亩农田获得了好收成。

1926年夏秋之交，余守忠和余汉朝、舒翼等，原设想夺取南乡港口炮台里的枪支，以便领导五区农民武装起义。但此计未遂，待至是年年关即将到来时，余守忠和余汉朝、舒翼两次商议，采用“假戏真做”的计策，借以筹款购置枪支武器，为武装暴动作准备。于是，秘密召集余文炳、余金传、余肇清等共产党员，要他们到余坞村去散布流言，说外村有逃兵抢了附近某村的什么东西，有人因抵抗，结果被逃兵杀了。一时间村中议论四起，“穷人吃在肚里，穿在身上任他去抢吧！”有的附和：“抢的是有钱人家，关我们穷人屁事！”于是村中豪绅富家提心吊胆，不等天黑就紧闭门户不出。

一天，守忠到叔父余金耀家，与他话家常。余金耀哀叹说，今年年景不太好，只收到了300来块银元债租，比往年差多了。守忠探明情况后，当晚即令余文炳等几个党员化装成“蒙面人”，于深夜出击余金耀。他们一边点燃大火爆，一边急敲余金耀的门，操着南腔北调的

口音狂呼：“赶快给老子开门，误了事就枪毙你！”余金耀吓得顾不上穿袄，拖着鞋来开了门。大家一涌而上，拖着余金耀就往外走，扬言要把他送到东源坞去见“长官”。余金耀连呼爹叫娘，说：“老总，等我把鞋子穿好，好走得快些。”“他妈的，老子用刀宰了你！”说着，给了他两记耳光。余金耀被押到预定地点，经过审问，他乖乖地答应了交钱。于是，余金耀被作人质，让余文炳（附近守庙的穷人）卸去蒙面巾后，到他家通知拿钱去赎人。结果如数取回360块银元，才将余金耀放了。

余守忠革命坚定，从不讲私情，真是“六亲不认”。当北伐军进入弋阳时，国民党县党部也基本上归共产党人掌握了。余守忠已任县党部秘书，并兼任县农协委员，他为了支持全县反封建捉土豪抽款子的行动，即与余汉朝、舒翼等回到家乡，领导五区农民起来干。当时的信江南岸三十二都上半都，穷人属多数，革命呼声高，于是先发动他们来造下半都的反（下半都富绅较多）。经过组织起来的约千人的农民队伍，手持大刀、梭标，肩扛土炮等武器，奔向东堡夏家，谁知这里的地主夏老顺溜跑了，只罚了其他地主豪绅。农民们气愤得很，便把夏老顺家的大肥猪宰了，又扒他家的谷仓，将粮食分给穷人。

事后，有人向余守忠说，夏老顺的逃走，是因他母亲走漏消息。余守忠一听火冒三丈，即令人传他母亲来问个水落实出。原来守忠的姐姐余玉莲原是夏老顺的媳妇，说起来还是儿女亲家！可是，余守忠在弄清事实真相后，那顾什么“亲戚”、“高堂老母”，顿时责罚母亲下跪以向

农会群众赔罪！就因这件事，背后又有人议论开了：阶相公家“出完了人”，竟敢犯上要母亲下跪，真是“绝三代”！余守忠对此不屑一顾，泰然处之。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各地白色恐怖。余守忠也是国民党反动当局通缉的“要犯”之一。此时余守忠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可家庭遭了连累。余守忠在广东期间，曾化装乞丐，秘密进行活动。有一次，他为躲避敌人追捕，就躲在一条小港的河水里度过了几天几夜，由于饥饿、水浸而患病。潜回弋阳后，病情加重，转移到葛家亲戚家藏身养病，不久又偷偷地转移到家里。由于贫病交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年仅25岁的守忠就这样为革命而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他的好友余汉朝、舒翼为之痛哭一场，知晓的贫穷农民也无不为之伤心落泪。

解放后，1952年中央慰问分团的领队谢觉哉和邵式平同志听了群众介绍余守忠的事迹，非常感动，肯定了余守忠的革命一生，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万焕生）

胡 德 珍

(1 9 0 6 — 1 9 2 8)

胡德珍，江西省星子县龙溪胡村人。1906年出生。中共党员。1925年5月投身社会参加革命。曾协助邵式平，指挥了在赣东北革命斗争史上有重大影响的金鸡山战斗，1928年8月不幸被敌人捕获，杀害于弋阳县烈桥。

胡德珍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从小爱劳动、爱学习，且天资聪颖，常常得到先生的夸赞，小伙伴们十分仰慕。小德珍还十分酷爱书法，练笔勤奋。无论大篆小篆，或隶或楷，都写得不错。9岁时他就能够写巨幅匾额和春联了。

“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大地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浪潮，给胡德珍的思想触动很大。进一步认识到封建制度的罪恶。他常常利用假期，向群众做宣传，劝人他不要虐待童养媳，父母不要包办儿女的婚姻。他说：“把女孩子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就是送进火坑里去。包办儿女的婚姻，是好事办成坏事，葬送青年人的幸福，真是太不人道的事。”不久，胡德珍由景德镇模范小学考入南昌市第一中学。

1924年，德珍在南昌第一中学读书期间，这年的

暑假他回到家乡。有一天，他父亲说要带他到人家做客去。他感到很奇怪，便问缘由，到什么地方做客。谁知父亲开口便说：“到你岳父家去。”在他父亲看来男大当婚，一切按旧规矩办事，顺理成章。可德珍听了，却大吃一惊。德珍向父亲讲道理：“我的婚姻，是我自己的事，旧规矩真是害人不完，许多青年男女的幸福，多半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葬送掉了，我是决意不能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订婚的，请你老人家不要麻烦罢。”父亲一听大怒，扬言不承认这个儿子，并以断绝供给学费相威胁，德珍从来就是一个倔强的人，见父亲以此要挟，一气之下，就立刻宣布和家庭脱离关系，出门而去。经过这场激烈的斗争，父亲后来也无可奈何地将婚事作罢。

德珍入南昌第一中学读书后，结识了邵式平，并成为一对最亲密的学友。当时，他参加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斗争活动，是进步刊物的忠实读者和拥护者。由于在整个中学时期，得到邵式平的帮助和影响，他把邵式平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经常不离左右，谈论时事，抨击社会弊端，提出各种问题请教。胡德珍在邵式平的热心指导下，看了不少革命书籍和进步报刊，渐渐懂得许多革命的道理。他更加对腐败的社会不满，觉得穷人太可怜了。他说：“军阀争地盘、抓穷人去当炮灰；地主享福作乐，贫苦农民当牛马；工人盖房子，自己住茅棚。穷人要出头，只有革命一条路。”德珍经常参加进步学生活动，革命的意志也逐渐增强，1925年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德珍正努力准备功课，待考大学，北

京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邵式平在领着北京师大的学生参加了“三·一八”游行示威。在斗争中，邵式平被反动当局的爪牙打伤。“三·一八”北京学生游行请愿流血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昌，德珍感到非常气愤，他对同学说：

“反动统治阶级，有武器，他拿起枪杆，镇压革命，我们要革命，就要设法拿起枪来……。”于是，他打消了升大学的念头。

5月间，他给姐姐胡德兰的信中说：“……背起枪来做革命工作，是我们青年人的事，为了革命，我愿牺牲一切，大学不考了。我已体会到光抱书本子，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我下了十二分的决心，去学军事，想你是会同意我这样做的……。”信末还拟了一首七律，以诗述怀：

黎明之前暗无光，

百姓涂炭命遭殃。

军阀压迫与屠杀，

地主逼租又抢粮。

革命火焰烛天红，

热血盈腔去从戎。

斩棘披荆何所惧，

杀尽敌人建勋功。

此后，他弃学从戎，跑到武汉黄埔军官学校去了。

1927年7月，德珍随叶挺部队到南昌，准备参加起义。这时他全副军装，身材结实，在亲朋好友面前态度比以前变得更谦和，已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革命青年了。就这一次，他英勇地参加了伟大的“八一”起义。事后他

很兴奋地对德兰姐姐说：“参军一年多了，打过些小仗，也打夏斗寅，只有“八一”起义这一仗，打得真过瘾……。当我们押着一队一队的俘虏经过街面时，南昌的市民见了，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高呼口号，情绪十分高涨。最使我难忘的是，起义指挥部第一面大红旗升起的时候，大家都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只知道狂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八一”起义的前后几天去，天热异常，德珍因中暑而大病，正在疗养之时，起义军要离开南昌。德珍不能起床，无法随军，部队首长准其请假作短暂的休养。起义军撤走后，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南昌，大批的共产党员被捕，大校场架起机关枪扫射共产党员；十字街头，贴上了大字通缉令：“捉到×××偿银×千元。”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反动军队开始进行搜查共产党人和参与起义的革命者，德珍常病，匆匆忙忙化装转向农村。

1927年冬，德珍在自己的家乡星子县龙溪，与胡崇秀、刘星彩、胡崇圣等领导农民进行年关斗争。在斗争中，首先惩办主使逼债捆人的姓罗的大地主恶霸。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块石头。为此，农民革命情绪迅速高涨起来，并组织了农民自卫队伍。接着，德珍又带领了农民队伍，参加星子县城关的起义斗争。

面对着农民斗争高潮，反动当局十分惊慌。急忙召开“清剿”会议，纠集反动势力，疯狂反扑。不少领导起义斗争的同志被捕，胡德珍冒着风险，翻跳星子县城墙逃

脱。

胡德珍脱险决计寻找他的良师益友邵式平，另起炉灶大干一场。1928年春，正值威震赣东北的弋横暴动处于高潮时，胡德珍取道景德镇来到弋阳，与邵式平接上了头。不久，被任命赣东北地区唯一正规的武装——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一营一连连长。

就在这时，赣东北革命斗争形势处于危急之中，在这赣东北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方志敏提议，于6月25日在弋横交界处的方胜峰召开了弋横两县干部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议，在方志敏等同志的坚持下，终于制定了在起义区域内坚持斗争的正确方针。并决定了三条紧急措施。其中一条措施是由邵式平带领有40多条枪的工农革命军阻击从过港埠而来的一路敌人。

胡德珍得知方胜峰会议决定，很高兴，认为斗争很有希望，尤其是当他知道要配合邵式平率军阻击敌人，心中十分激动。

26日，胡德珍便奉命带领工农革命军开往金鸡山。部队在金鸡山脚下伦敦桥附近的一个小竹林停下，原来邵式平同志提前到此察看地势，等候部队。就在这小竹林里，邵式平为鼓动战士们的气，作了战前动员。他向大家分析了形势，指出只有斗争才能获革命的胜利。

正在邵式平和胡德珍进行战前动员时，当地群众接二连三地来报告，弋阳县靖卫团，驱逐着万余名反水农民，气势汹汹地从过港埠一路烧杀抢掠，并与吴先民、花春山带领的农民武装接上了火，邵式平和胡德珍登高而望，只

见远处一片烟火，被敌驱赶的群众，漫山遍野地乱跑。

摸清敌情和形势后，胡德珍根据邵式平的意见，带领队伍隐蔽在高山头的竹林中，做好战斗准备。凶焰嚣张的敌人越过山头后，一阵军号突然响起，工农革命军出其不意地从敌人屁股后面杀过去，一下子把压阵的靖卫团冲垮。反水农民见其后盾垮了，即成了一群无头苍蝇，乱哄哄的。有些被逼勉强抓来的农民，转身反戈，和我军一起追击逃敌。胡德珍带领战士们一气追了50里，直捣敌人设在过港埠的指挥部。大家兴奋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乘胜追到县城东门外。

弋阳县城内敌人摸不着头脑，不知农民革命武装到底有多少，顿时乱作一团，国民党县长和部分豪绅地主，惶惶南渡信江，拥挤在狭窄的浮桥上，落水者不少。

是夜，胡德珍按邵式平的命令，带领革命军返回金鸡山宿营。刚到宿营地，又得知有一支敌军，从横峰青板桥逶迤开来。在邵式平亲临指挥下，胡德珍带领战士出敌不意，猛然从路边的树蓬杀出，迎头痛击。敌军仓促应战，一接火，即溃不成军。胡德珍配合邵式平，接连取得几次胜利，大大鼓舞了根据地区域内人民坚持斗争的信心。

1928年8月，敌人重新增兵，以河口调来的国民党46军杨劲部的罗英团为主力，配合各地区反动地主、富农武装——靖卫团、挨户团向赣东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局部“围剿”。恰巧在这一紧张的时刻，频繁征战的德珍病倒了，据医生说，因受湿过多，营养缺乏而造成。确实，在敌人围攻的日子里，胡德珍没有一天能在屋子里

睡觉，每天晚饭后，都是背着被子，爬上高高山头，一面观察敌人的动态，一面就地露宿，每次醒来的时候，被子上、头发上都是湿漉漉的。至于营养，更谈不上。他和战士们一样，常常吃生米、吃南瓜、吃干竹笋充饥。

8月15日，德珍被安排躺在弋阳曹家芳山上一个小小的破庙里。此时，因体温高烧而昏昏沉沉。忽然听见耳边响起号铙，他知道敌人快到自己的住处，挣扎起来，掩蔽在一个密密的灌木林里。驻在弋阳烈桥的杨劲匪团，由当地一个反革命分子带路，前来搜山，捉拿德珍。敌军在山上搜了半天，没有发现德珍，吹哨子集合，准备回去。谁知这个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分子，坚持说：“那个土匪头子，就是在这个山头上，今天早晨，我亲眼看见村里有人送饭到这里。”敌军再一次进行搜索，于是，身患重病的胡德珍终于未能逃脱敌人的魔掌。

德珍被捕，敌人欣喜若狂，互相庆功，满以为赣东北的红军就因捕到胡德珍可以“剿灭”。赣东北的革命领袖，也不难捕获。可敌人通过审讯，一切希望全成泡影。胡德珍斩钉截铁地说：“什么我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因病，被你抓了，要杀、要剐，随便你，不必罗罗嗦嗦！”敌人由失望而气急败坏，大发雷霆。8月16日早晨，胡德珍被敌人枪杀在弋阳烈桥的沙滩上。

邵式平同志在一个回忆材料中，感情深沉地说：“德珍是党的好儿女，他的生命虽然短促，仅仅只有22岁，但他做了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他那真忠不屈的节

气，永远是青年人的榜样。”

（陈家鹏 万焕生）

范 和 祥

—（1906—1928）

范和祥，原名范荷香，弋阳县城东门范家人。1906年生于弋阳城小南门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靠经营小商贩和耕种几亩薄田，维持全家人的粗茶淡饭。

荷香在家是长女，下有两个弟弟，大弟范洞天、二弟范养天。按当时的封建旧俗，重男轻女，弟多姐更苦。可是，荷香的父母并没有这陋习偏见，尤其见她聪敏伶俐，反而视爱女为掌上明珠。荷香家境清贫，但父母决计，咬紧牙关，苦熬苦撑，还是让她念了两年私塾。后又得以进弋阳高小读书，当荷香长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时，由于她奋发上进，受新文化思想影响，她反对封建压迫，追求妇女解放，渴求真理的思想基本形成。

有一次，她父亲和朋友们聚会。她在一旁听到谈论方志敏在弋阳高小的革命活动，打这以后未曾相识的方志敏就成了她心中仰慕的英雄。此后，她响应革命号召，带头剪掉自己的辫子。弟妹们在她的带动下，也决心冲破封建的罗网，剪去长辫长发，并经常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后因母亲患病，范和祥一度辍学在家，但她仍然积极参加贴标语，散传单等革命宣传活动。